

讓我們和時間賽跑

王崇倫口述

許彬章整理



工人出版社

讓我們和時間賽跑

王崇倫口述

許彬章整理

工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著名技術革新者王崇倫的自述。王崇倫是鞍山鋼鐵公司機械總廠的鉋工。他在黨的教育、支持和羣衆的幫助下，積極鑽研技術，改進工具。“萬能工具胎”創造成功以後，提高了生產率六倍多，他又設法縮短工作中的輔助時間，就在一年內完成了四年一個月零十七天的工作量，並且都是一等產品。他的這種大膽革新的首創精神和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〔2321〕本書字數：12,000字

讓我們和時間賽跑

王	崇	倫	口	述
許	彬	章	整	理
出版者	工	人	出	版
	社			
	北	京	西	總
	布	胡	同	三
	十	號		
印刷者	工	人	日	報
	社	印	刷	廠
發行者	新	華	書	店

1—200,036冊

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一

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鉋床工人。

在說到我自己的時候，我應該先說說我們的黨和我們大家。沒有黨的領導和大家的幫助，我是什麼也做不成的。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，我們廠裏調整工資。很多技術和我不相上下的工人，工資都漲到了三百三十五分。可是，我的工資還是老樣子——二百八十八分，根本沒有動。

我一見這，心裏有些發火。我想，爲什麼這樣不公平：一樣的技术，偏偏對別人厚，對我薄。少掙幾十分，關係並不大，可是「樹長一層皮，人爭一口氣」，這口氣，我可受不了。

那時候，我剛從第七車間調到工具車間來。我氣沖沖地去見車間主任，我說：「爲什麼不給我漲工資？」

車間主任說：「將來了解了你的技術再決定。」

「那你不能到第七車間去了解了解嗎？」

「這一次怕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看樣子漲工資是沒有門了。我說：「不給我漲，就不行。」我一氣，放下工具就回家去了。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媽媽。媽媽說：「這年頭，有了技術，還怕沒有飯吃。不漲工資，咱們不上班了，在家裏歇幾天，撿點糞。」

我同意媽媽的意見。我說：「對，不漲工資，那是明明欺侮人嘛。」

這樣，我就留在家裏撿糞。

背上揹個糞筐，我總覺得這不是個事兒。我怕別人問我，又怕別人看我，我哪裏有心撿糞。轉了一天，糞筐還露着底。

撿糞的第二天，我走過沙河街，經過了街邊那個籃球場，一看，籃球打得正熱鬧。我平常好打球，見了球，什麼也顧不得了。我揀了糞筐就走過去。

我的老同學鮑峯昕發現了我。就叫：「王崇倫，王崇倫，來打一個吧。」

有人見我揀着糞筐，就誇獎我說：「啊，王崇倫，你真勤儉，歇工還撿糞呢。」

不說這還好，一聽有人誇獎我，臉上就發燒，心裏直難受。我想溜走，又不好意思，我想把問題避開就算了。

我說：「別扯淡了，還是打球吧。」

說也奇怪，要是平常，籃球早打起來了；今天，好像大家在我身上發現了新問題。真的，有人就擠到我身邊開口問我了：「今天不是星期日，你怎麼能在家啊！」

這可把我難住了。實際事不好說，我想開開玩笑應付一下算了。我勉強笑着說：「不是星期天，我自己也可以給自己放假啊。」

想不到這句話就引起事兒來了。

「工人階級還可以自己給自己放假嗎？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準是和誰開了彀扭了，你快說，我們幫你解決。」

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關切地問着，說着，好像這事情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一樣。鮑峯听更着急。他說：「告訴我，你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

我說：「告訴你，你會不高興我的。」

他心裏越納悶，就問得越熱心，實在使我沒有法子不告訴他。他說：「你遇到了什麼困難，我們大家幫助你解決。你要相信大家，大家能幫助你解決困難的。」

我覺得瞞着這樣的事，實在也沒有什麼意思，就把爲什麼沒有上班的原因老老實實地談了一遍。我說：「就是爲了心裏憋氣，我不去上班。」這件事，我覺得不體面，我也知道大家是不會同情我這樣做的。我已經開始有點後悔了。

我的話說完以後，大家就給我提了一大堆意見。

有的說：「你太成問題了，你只想着自己，就不管生產了嗎？」

有的說：「你是一個青年團員，你想想，這樣做對嗎？」

有的更直截了當地說：「你的嘴原來是只會說別人的。」

這些批評，碰着我的短處，我覺得有點疼；但我的心裏，熱呼呼地，也覺得實在溫暖。

在新社會，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已經完全變了樣。別人對自己這樣關心，爲什麼自己反而稀里胡塗不關心自己呢？想到這裏，我說：「我知道這事辦得不對頭，可是我已經這樣做了，怎樣辦呢？」

「那不要緊，你明天照常上班就是了。」

「你過去還告訴我要入青年團，要求進步，可是你現在却這樣。」鮑峯昕也這樣說：「我們送你回家吧。」

我想，自己爲了一點點小事兒打旋，挺大的個兒，還要人家送回去，這多丟人。我說：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」

二

我回到家裏，就給媽媽說：「我可不能再在家裏呆下去了。」

我的媽媽驚訝地問我：「你怎麼啦？你又聽信誰的話了？」

「像這樣呆下去，我受不了。」

「別人又不養活我們，你聽他們的話幹什麼。」

「不行，我是一個青年人，光我一個人走路，我能走到哪裏去？」

「他們都說些什麼？」我的媽媽知道我碰見了鮑峯昕，她還挺不滿意地說：「他唸了幾年書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幹什麼的了。」

我問媽媽：「一個工人不去工廠做工，留在家裏撿糞，這行嗎？」

「有手藝還怕沒有活幹嗎？」媽媽還不信服地說。

我說：「誰也說我這事辦得不對。」

媽媽聽了我的話，心裏不能不有一點點動靜；我看她的臉色，不像開頭那樣充滿自信了。

她有點憂慮地問我：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我說：「我準備明天上班去。」

我和媽媽正說着話，只聽見白明欣在門口叫我。白明欣當時是機械總廠黨委會的組織幹事。他聽說我歇工，特別到我家裏來看看我。

「王崇倫在家嗎？」

我媽媽聽見這聲音，趕緊把我推到對面那個房間去，要我藏起來，一面答應說：「請進來吧。」

這樣，我就在對面那個屋子裏，聽着老白和我媽媽談話。

「你來有事嗎？」我媽媽還故意問。

「來請王崇倫上班，他有什麼意見可以回廠去解決。」

「有兩隻手，現在哪兒也能吃飯，他沒有心上班了。」

「過去貧雇農給大肚子做活是吃飯，現在工人給自己的工廠做活也是吃飯，雖然都是吃飯，飯可不一樣了。」老白接着問：「現在的生活比過去怎麼樣？」

「生活當然是比過去強了；但工作不順氣，怎麼能幹下去呀？」我媽媽抱怨地說：「人家都漲工資，爲什麼王崇倫不能漲？」

「工資問題總是可以慢慢解決的。不上班怎麼能漲工資呢？」

「一個人工作要好的話，廠裏能看得出來嗎？」

「當然能看得出來，這還能像過去好賴不分嗎？幹部看不見，羣衆也會提意見。」老白說：「要很好的生活，一定要更好的工作。」

這些話都說在我的心眼裏。我聽見我媽也「嗯」了一聲，好像表示不反對老白的意見。

「王崇倫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他檢糞去了。」我媽還轉不過彎兒來，她說：「你們辛辛苦苦來叫他上班，他回來，我明天讓他上班好了。」

「我想和他說幾句話，請你老去找找。」

「我上街給你找一找吧。」

我媽說完話，就往外走。我想我明明在這兒，還要假裝上街去，這幹什麼。我不管媽同意不同意，一個快步，跟了出來。這時候，我的心裏，說不上是什麼味道。在舊社會，去廠裏上班，像隻狗似的，根本沒有人管理；現在自己不上班，幹部還到家裏來，自己反躲着不見……我說：「人家來了，我還在這裏變把戲，躲着不見，這怎麼行。」回頭我就走向自己的房間去了。

這時候，車間的團支部書記廉占甲也來了。一見他們的面，我實在有點難為情。廉占甲往口袋裏一摸，摸出一封信，交給我，他說：「這是車間主任的信，你看看吧。」

那信上說的，也是希望我回去，還說別因為他態度不好，就不上班。我想，又來人，又來信，工廠實在對我太好了。我還能說什麼呢？

「這兩天怎麼樣？」老白問我。

我說：「現在我才知道，一個工人如果離開了大夥兒，離開了工廠，那痛苦才大呢。」

老白說：「工廠是實行按勞付酬的工資制度。只要提高技術，搞好了生產，工資自然會漲

的。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要放在一起考慮。你是個工人，哪有不上班呆在家裏檢糞的道理。」我想起這幾天來心裏彆扭的情形，想起剛才在籃球場上碰到的事情，想起自己稀里胡塗幹的這樣一件不漂亮的……可是我的嘴上還不服。我說：「不漲工資不要提了，但主任對我的態度太不好。」

「態度問題可以回去講，怎麼能因為態度不好就不上班呢？」廉占甲說。

我沒有做聲。老白猜到了我想些什麼，他問我：「是不是決定明天就上班去。」

我臉上抹不開，其實心裏早通了。我說：「對，明天上班去。」

他們臨走的時候還說：你的前途是很遠大的；只要你肯努力，車間裏還不是一樣有工人當技術員的嗎。到了門口，老白還叮囑我說：「明天一定上班去。要是你不上班，我明天還要來。」

三

雖然離開車間沒有幾天，乍一回到廠裏，好像很多事都生疏了。

我走進我們車間的門，心裏很難過。我嫌自己丟人，怕別人恥笑我，我想別人要是用不一樣的眼睛瞅我，我可受不了。我真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樣對待我。

事情和我想的完全相反，我一回到車間，就感到溫暖極了。

這個說：「王師傅，你可回來了。」

那個說：「王師傅，現在正有一批活等着咱們幹，你來正好，咱們一塊幹多好啊。」

有的過來拉手，有的遠遠招呼，車間主任也叫我和他一塊坐坐，大家親熱得像親兄弟一樣。我想這新社會，使人感到是這樣的溫暖，幹部跑到自己家裏來，同志們團結得這樣好，我怎麼能不和大家在一起，我怎麼能不好好地工作呢。

我下了決心，我想我再不能離開這裏了。我一定要加倍工作，補償工作上受到的損失。那時候，車間裏正做一種叫「出油口」的零件。這零件，從車床下來，就輪到鉋床幹。車床多，幹活快；鉋床少，幹活慢。車床一天幹好幾百，鉋床只能幹幾十個。出油口的半成品，只好一堆一堆在鉋床旁邊壘起來。

我去找車間主任，我說：「出油口到我這裏，都給擋住了，怎麼辦？」車間主任問我：「能不能找個竅門？」

我說：「憑我這幾下，還能找到竅門。」我嘴裏這樣說，心裏却想試試看。

鉋床幹出油口，一次只能幹一個，我想能不能把卡具改造一下，一次同時能多幹幾個。我把這個意見告訴了白明欣。我說：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要弄不成，可不要笑話。」

「成功了更好，」老白說，「不成功也沒關係，大胆幹吧。」

我想領導上這樣支持我，這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幹。

白天，我照常生產；晚上，我在家琢磨磨工具。

有一夜我想找幾塊磚，壘個卡具的樣子作試驗，哪裏也找不到，就從外面牆上拆了幾塊。媽媽看見了，問我：「你從哪兒弄來的磚頭？」

「牆上拆下來的。」

「你是不是瘋了？」

「我沒有瘋才改進工具呢。」

媽媽見說我沒有用，就先睡了。

我的新工具終於弄成功了。鉋床用這個新工具做出油口，過去一次幹一個，現在一次能同時幹十個。過去一天只做四十九個，現在一天能做四百九十個。車床下來的出油口，經過鉋床，一個也積壓不下了。

因為我把加工出油口用的卡具改造成功，廠裏表揚我，黑板報上寫着我的名字。因為我超額完成了生產定額，那個月我的工資，比別人多得了三倍。

我的媽媽知道我因為做好了工作受到了表揚和獎勵，她心裏也很高興。

一連好幾天，我的家庭充滿了我改造工具成功所帶來的歡樂。

有一個晚上，我從廠裏下班回來，一進屋，全家都在等我吃晚飯。

我們那個房間，暖洋洋地，爐火通紅。我們全家人圍着炕桌坐下來，我的三歲的兒子晉傑穿着新棉襖靠在我的身邊，快在高小畢業的我的妹妹坐在我的對面。桌子上擺着白麵饅頭，肉，還有幾個菜。我一看這，心裏很有感觸，咬了一口饅頭，就覺得有很多話湧上心來。

有些話已經到了嘴邊，不能不說。

我說：「以往咱家過年，只能買幾斤麵，菜還得上姥姥家裏去要；現在我們平常就能吃這樣好的飯，這是黨和毛主席給我們的幸福。」我看媽媽已經放下了飯碗，正用心聽我在說些什麼。我故意看看她說：「我可不知道能不能代表你們說這幾句話。」

「你還有別的話說嗎？」媽媽問我。

「當然還有。我記得父親得了很輕的肋膜炎，因為沒有錢治病，不幸死了。」我對媽媽說：「你得了眼病，很危險，可是工會幫助了咱們，職工醫院把你的眼病很快就治好了。」

「這我都知道，還用你說嗎？」媽媽說。

我想趁這機會，全說出來算了。我說：「光說知道並不等於解決問題。比如給解放軍同志洗衣裳，自己是小組長，光把衣裳分配給別人，自己一件也不洗；可是咱家吃的水，倒全是解放軍同志幫我們挑來的。這事辦得對嗎？」

「你爲什麼這樣說呢？」看樣子，媽媽是有點生氣了。她說：「我在家裏什麼也不知道，你們什麼『團員』，什麼開會，回到家裏，什麼也不說，現在又來批評我了。」

第二天，我從廠裏回來，我看見我家門口繩子上晾滿了已經洗過的解放軍同志們的衣裳。那些衣裳，洗得非常乾淨，平平貼貼，都像熨過的一樣。我心裏不禁歡喜起來，我想：昨天晚上話，已經開始發生作用了。

四

不久以後，一種叫「拉桿」的零件分配到我們車間來了。

大家都知道，這零件是供給志願軍在前方用的。領導上把任務交給了銑床幹。

任務很緊迫。銑床因爲卡具不好使，很多拉桿在第一道工序上就被做壞了，根本交不出成品。

看到這情形，誰也着急。本來，在大家的心裏，都覺得好容易能爲抗美援朝出些力氣，給咱們志願軍做些事，正好使使勁；結果，做不成；整個車間，都爲這件事情愁壞了。

銑床上的工人當然更着急，由銑床組長李文蘭帶頭，大家都想辦法改造工具。本來銑床幹拉桿，一次幹一根，他們要想把卡具改造一下，想一次同時幹十根。可是改來改去，怎麼也改不成。

本來規定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要交一批拉桿，因爲大家放下了生產，忙着改工具，時間到了，一根也交不出來。

我看到這情形，難受極了，我知道這活鉋床也是能幹的，我就去找銑床組長李文蘭。我說：「分點給我們幹幹吧。」

李文蘭說：「鉋床怎麼能鉋呢？」看樣子，他是不樂意。

我想，既不讓鉋床幹，我也來弄個新工具試試看。其實，早在李文蘭試驗新工具失敗的時候，我就有心琢磨一個新工具了。

我把新工具的樣子弄出來後，先給李文蘭看，想向他徵求一些意見。他說：「那怎麼能好使？」我請他在銑床上幫助做做我的工具，他不耐煩地說：「這個幹，那個幹，咱們的活還做不做？」

我心裏挺憋氣。正在這時候，小型軋鋼廠張明山創造「反圍盤」成功了。我有機會聽了他一次報告。聽完報告，給我添了不少勇氣。我想，那反圍盤，過去的德國人，日本人，誰也沒有弄成功，開頭也沒有人支持他，張明山最後還是把它弄成了，我得好好向他學習。

我要弄新工具的事告訴了老白。老白笑着說：「別着急，若是沒有困難，咱們不是都可以去睡覺了嗎？」老白那時候已在我們車間當支部書記了，他把這事情告訴了工段長杜光明，老杜很快地把我試用的工具做成了。

銑床上有些工人聽說我要試驗新工具，心裏就不痛快。他們有的說：「任務還完不成，這不是瞎胡鬧嗎？」有的說：「這不是增產節約，簡直是浪費國家的財產來了。」新工具往銑床上一放，大家都圍住了我，使勁瞅着我，我實在有點發慌，心砰砰地跳，腳也有點發抖。

那銑床一開動，工具卡不住活，拉桿就轉個兒，沒法操作。我腦袋「糊」一下，汗簌簌地落下來，耳朵邊只聽見一片喧嚷，意見紛紛。

「別人幹不了，咱們還能幹得了。」

有人還慢悠悠挺風涼地說反話：「這工具不壞，真好！還會轉個兒。」

有人嘆了口氣說：「够噲！」

當時聽到這些話，我腦袋脹得好好大。正在走不能走、說不能說、抹不開臉的時候，還是老白走來替我解了圍。老白安慰我說：「現在不好使，別着急，找出毛病來，以後一定能好使。」他好像又是在對大家說：「任何發明創造，全是經過困難才成功的。」他讓我跟着他走了車間。

這一天，我走出廠門回家去。一面走，一面想：為什麼新工具要轉個兒呢？怎麼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？邊走邊想，低頭見到地上有一根樹枝，樣子和拉桿差不多，我拾起來，放在手臂上，用手撥樹枝，樹枝就轉個兒。我想，現在碰到的就是這個問題，能想辦法解決這

個問題，新工具就好辦了。

回到家裏，我的確感到很失望，可是我覺得這事不能失敗。我想：拉桿工具怎麼能這樣就算完結了呢？難道我就不能爲抗美援朝出一些力嗎？

正在這難過的時候，我聽見老白又在門外喊我了。

我坐在炕上，說：「請進來吧。」

「王崇倫，怎麼樣？是不是來了一點『火』？」老白見了我，開頭就這樣說。

我爲了裝作鎮靜，故意想把話說得輕鬆些，我說：「沒有『火』，喝糖水了。」

「對呀，有『火』就不會成功。」老白說：「我希望你能堅持下去，不要害怕困難。」

「困難我倒不怕，我聽見人家說『够噲』兩個字，心裏倒很難受。」我說：「請你相信我，這正是黨考驗我的時候。」那時候，我正申請入黨呢。

「我們一定給你全部的支持。」老白同時還把張明山創造反圍盤的事蹟講給我聽。

他說：「英雄模範都是在困難中產生的。張明山遇到那麼大的困難都克服了，我相信你的困難也一定能够克服的。」

「我的困難不算什麼。」我百分之百同意老白的意見。我說：「和張明山遇到的困難比較，我的困難就太小了。」我說這話，眼睛就像明亮了些，心裏也寬鬆了些，困難就好像並不那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了。

就在那天夜裏，我翻來覆去睡不着，偶然想起了鮑床的床頭。我想：因爲有了櫟鐵，才能把床頭卡住，我爲什麼不用同樣的辦法，在拉桿工具上試試呢。

天不亮，我就起來了。老婆看我起來，她也趕緊要起來。我說：「今天你就享享福吧！別起來了。」她還是非起來不可，她說：「這幾天，你忙着改工具，我也應該幫助幫助你。」她很快就把洗臉水和早飯弄好了。

我回到廠裏，人們還沒有上班。給車間的領導同志一談，大家都鼓勵我試驗試驗。我說：「有人在，我就冒汗，你們都不在，我才試驗呢。」

一直到人們都下了班，身旁只剩下我的徒工李敬言。

李敬言說：「我能不能站在旁邊看看？」

我想：反正你跟我學過幾天，工具如果不好使，你也不能說「够噲」。我說：「好吧，你在這兒當我的助手。」

我們兩人忙着試驗起來，一試，那新工具完全好用。銑床上一次做一根拉桿，常常出廢品；用這新工具，可以同時做四根，質量達到百分之百。李敬言一見這，高興地說：「王師傅，這好使極了。」我心裏當然樂得不行，可是嘴上却說：「不一定好使，等一會再說。」我想可別喜歡得太早了。

那鉋床，有節奏地來回行走着，烏亮烏亮的鐵屑，一層一層像鉋花般地剝削下來。拉桿順利地在鉋床上工作着，一個半小時後，幹成了一百多根，而且根根都是一級品。

李敬言看到這情形，樂得直喊：「王師傅，真不簡單，真不簡單。」

說起我的徒工李敬言，他本來最不安心在鉋床上工作。他覺得當鉋工，只能鉋平面，離錢就幹不了活，技術太簡單。不如當鉗工有出息，鉗工慢慢就有希望當技術員。鉋工的最高工